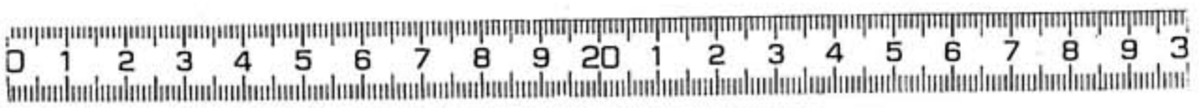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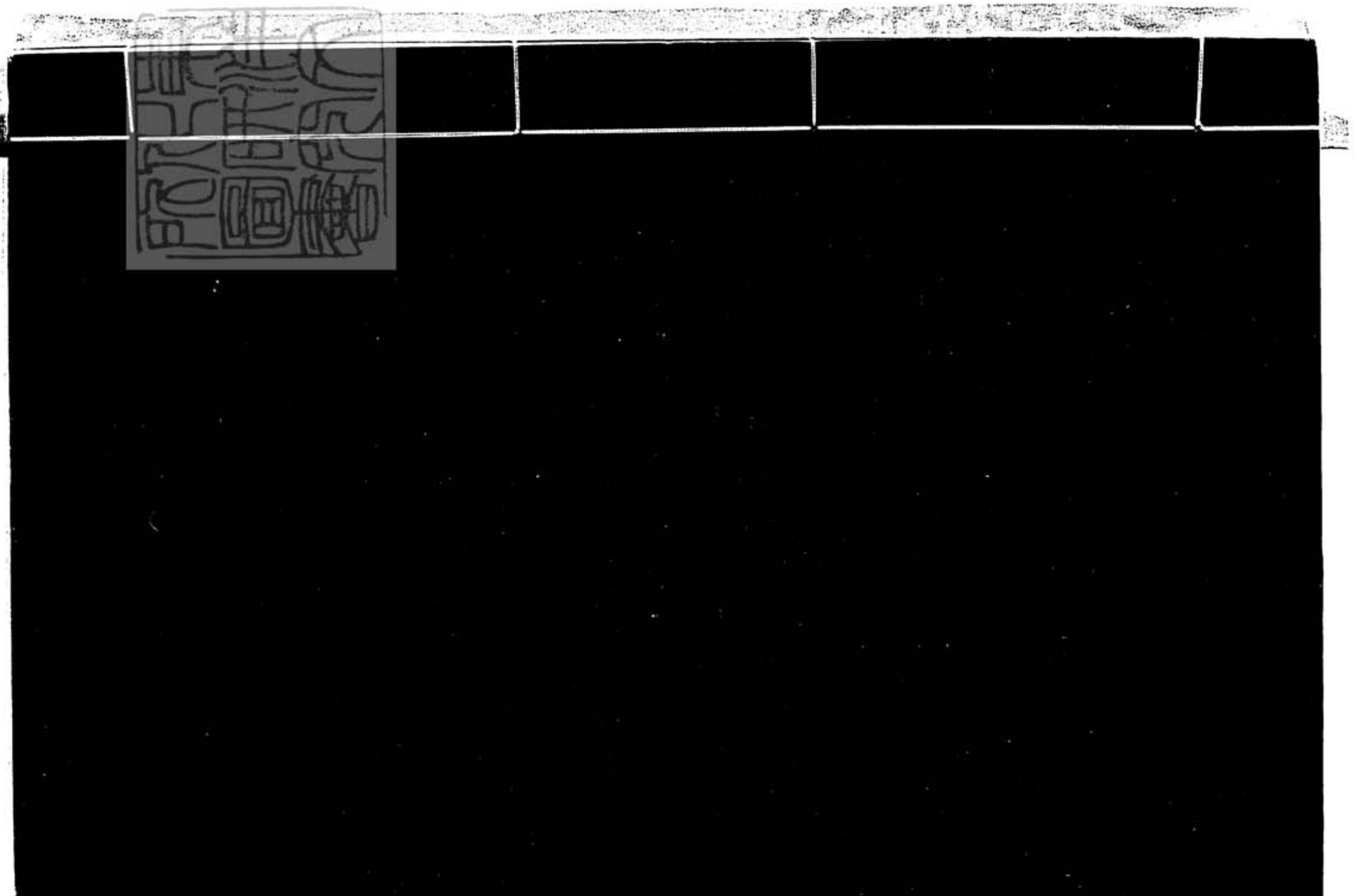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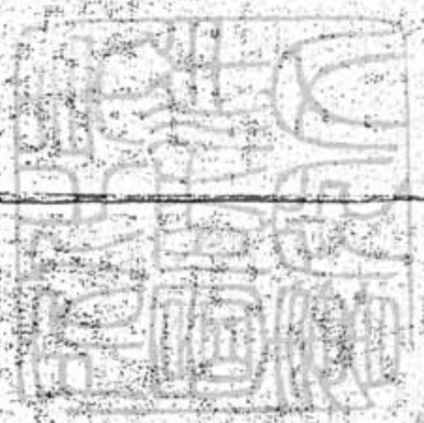

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





國立臺灣圖書館

論君臣鑒戒六

論擇官七

論封建八

君臣鑒戒第六。凡七章。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亂。共安危。若主納忠諫。臣進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來所重。若君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如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聞其過。卒。子聿切。令。平聲。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朕與卿等可得不慎。無為後所嗤。

愚按太宗常以隋煬基為戒。形之於言者煬帝愛其身者也。煬帝愛其身而已。不暇愛吾身也。吾知愛吾之變。君吾憂之縱數欲夫人雖欲其至以虞世南不曰吾知江都西閣之變。君為戒。而未必不為戒。則凡吾之身計也。臣以為吾身計則炎涼謹之乎。寒也。所以為吾戒。則以愛其君以愛其君之身也。臣盡也。所以為吾身計。則無隱非以愛其君之身也。臣盡也。所以為吾身計。則無隱非以愛其君之身也。臣盡也。所以為吾身計。則無隱非

愚按大學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此言君臣各盡其道也。虞廷賡歌。帝舜先言於股肱。皐陶先言元首。此言君臣更相責難。所以明上下之分。更以煬帝為戒。欲群臣以此君臣交勉也。今觀前章。太宗自以為盡其道者。為此章論隋世君臣更相責難。所以明上下之分。更以煬帝為戒。欲群臣以此君臣交勉也。今觀前章。太宗自以為盡其道者。為此章論隋世君臣更相責難。所以明上下之分。更以煬帝為戒。欲群臣以此君臣交勉也。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異。然周則惟善是務。積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罰。好去聲。後同。不過二世而滅。豈非為善者福祚延長。為惡者降年不永。朕又聞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何辱之有。顏閔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則以為榮。此亦帝王深恥也。朕每將此事以為鑒戒。常恐不逮。為人所笑。魏徵對曰。臣聞魯哀公名蔣。謂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於此者。丘見桀紂之君。桀孔子名。乃忘其身。願陛下每以此為慮。庶免後人笑爾。

愚按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人之善惡。心之善惡也。顏閔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則以為榮。何榮焉。人心之善善也。孜孜為善。顏閔而帝王之徒也。以匹夫而天下後世所企敬。匹夫之徒也。以帝王而天下後世所羞賤。孜孜為惡。桀紂而帝王矣。太宗所論。亦知言哉。後世魏徵之對。又明桀紂之分。善與惡之間也。愚

淵。閔損。字子騫。皆孔子弟子。以德行稱。

貞觀十四年。太宗以高昌平。高昌。西域國名。都交河城。漢車師之地。其王麴文泰。是年文泰卒。子智盛立。平。謂征討平定也。召侍臣賜宴於兩儀殿。謂房玄齡曰。高昌若不失臣禮。豈至滅亡。朕平此一國。甚懷危懼。惟當戒驕逸以自防。納忠謇以自正。謇。音蹇。言也。黜邪佞。用賢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以此慎守。庶幾於獲安也。幾。平聲。魏徵進曰。臣觀古來帝王撥亂創業。必自戒慎。採芻蕘之議。從忠讜之言。天下既安。則恣情肆欲。甘樂諂諛。樂。洛音。惡。烏聲。張子房。漢王計畫之臣。及高祖為天子。將廢嫡立庶。子房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爭也。張子房。名良。漢封留侯。高祖欲廢太子盈。立趙王如意。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后劫良曰。君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始上在急困中。幸用臣策。天下已定。以愛欲易太子。雖臣等百人何益。后強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遂為太子請四皓為輔。輔以不廢。終不敢復有開說。復。音扶。況陛下功德之盛。以漢祖方之。彼不足準。即位十有五年。太宗以武德九年即帝位。至是十有五年。聖德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屢以安危繫意。方欲納用忠良。開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齊桓公。齊君名小白。與管仲鮑叔牙甯戚。三人。皆齊相。四人飲。桓公謂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乎。為。去聲。諸侯自稱曰寡人。言寡德之人也。叔牙奉觴而起曰。奉。音捧。奉於莒。鮑叔為之傅。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桓公立。謂魯曰。初出奔

甘心醢之。管仲請囚。叔牙迎受之。及堂阜而脫桎梏。使審戚無忘飯牛車下時。寧戚嘗使桓公出。扣牛角歌曰。南山矸。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纔至骭。從昏飯牛至夜半。公遂召之為相。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太宗謂徵曰。朕必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也。按通鑑十三年。高昌王麴文泰遣絕西域朝貢。伊吾既內屬。高昌又與西突厥共擊之。上徵其臣阿史那矩。文泰不遣。中國人在突厥者或奔高昌。詔使歸之。亦不遣。又與西突厥破焉耆。上遣使責之。文泰語不遜。於是詔侯君集等擊之。遂降。由此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為唐之極盛焉。

愚按。唐虞之世。雍熙泰和。帝治之極盛也。聖君賢相。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凜乎徵戒之言。以聖君賢相。夫豈有是哉。茲所以保雍熙泰和之盛也。今觀高昌既平。土宇極盛。太宗有兢兢保治之心。魏徵有諄諄鑒戒之意。茲所以成貞觀之治之盛也。然古帝王傳心之學。其要在於欽一而已。蓋敬者。萬化之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帝王授受之懿。在此而已。能無怠無荒。謹終如始。其發於言者。皆由於心也。故上心學之要。則三代之上矣。豈而徵戒之際。尤謹於欽之一辭。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君為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致理。禮云。人以君為心。君以人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禮緇衣之辭。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

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墮音隳。虞書皐陶賡歌之辭。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臣相遇。夫音扶。後同。自古為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水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內盡心膂。音旅。外竭股肱。和若鹽梅。商書。高宗命傅說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王遊於鳳凰之墟。藪系解顧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結之。豈周文之朝盡為俊乂。聖明之代獨無君子者哉。但知與不知。禮與不禮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韓信項氏之亡命。殷湯致禮。定王業於南巢。漢祖登壇。成帝功於垓下。若夏桀不棄於伊尹。項羽垂恩於韓信。寧肯敗已成之國。滅亡之虜乎。媵音剩。垓。音該。伊姓。君宇也。伊尹名摯。湯三聘之。遂佐湯伐桀。放桀於南巢之地。有莘國名。送女曰媵。湯妃有莘氏之女也。史記。謂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韓。姓。信。名也。淮陰人。數以策干項羽。羽弗聽。信亡歸漢。高祖用蕭何言。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後圍羽於垓下之地。

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於周。仲尼稱其仁。莫有非之者。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諫紂不聽。遂去之。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箕子。紂之諸父。諫紂不聽。被囚為奴。武王即位。訪之箕子。箕子為陳洪範九疇。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禮記稱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穆公。魯君。名顯。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為舊君反服。古與。為。去聲。子

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泉。（隊。音墜。泉。禮作淵。蓋避高祖諱。故以泉代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禮檀弓之辭。）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對曰。有難不死。（難。去聲。後同。）出亡不送。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疏。平聲。）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納。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納。出亡而送。是詐忠也。春秋左氏傳曰。（傳。去聲。春秋。孔子所作。而左氏為傳。崔杼弒齊莊公。崔杼。齊臣。崔子也。莊公。名光。）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去聲。後同。）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為己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枕。去聲。）興三踊而出。（踊。音勇。事見襄公二十五年。）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寇讎。（孟子告齊宣王之辭。）讎。音仇。君視臣如土芥。臣視君如寇讎。君無二志。至於去就之節。當緣恩之厚薄。然則為人主者。（為。如字。後同。）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朝群臣。當主樞機之寄者。或地隣秦晉。或業與經綸。（與。音預。）並立

事立功。皆一時之選。處之衡軸。（處上聲。）為任重矣。任之雖重。信之未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心懷苟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名教不興。而可與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聞國家重惜功臣。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間。（去聲。）然但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不可以為政。君嚴其禁。臣或犯之。況上啓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則君開一源。下生百端之變。無不亂者也。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禮記曲禮篇之辭。）若憎而不知其善。則為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為惡者寔繁。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詩小雅巧言篇之辭。）然則古人之震怒。將以懲惡。當今之威罰。所以長姦。（長音掌。後同。）此非唐虞之心也。非禹湯之事也。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周書武王誓師之辭。）荀卿子（名況。趙人。卿者。時人尊之之辭。）著書曰。荀子。相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此本家語之辭。而荀子述之也。）故孔子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故唐虞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國之常也。為理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

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至理。豈可得乎。又政貴有恒。不求屢易。今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以大體。或責大臣乘非所據。乘。平聲。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其位。罰非其辜。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難。如字。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咎。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大臣苟免。則譎詐萌生。譎詐萌生。則矯僞成俗。矯僞成俗。則不可以臻至理矣。又委任大臣。欲其盡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則為不盡。若舉得其人。何嫌於故舊。若舉非其任。何貴於疎遠。待之不盡誠信。何以責其忠恕哉。臣雖或有失之。君亦未為得也。夫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為下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禮緇衣篇之辭。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理矣。當今群臣之內。遠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秦甘茂告秦王曰。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及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臣竊思度。待洛未見其人。夫以四海之廣。士

庶之衆。豈無一二可信之人哉。蓋信之則無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夫以一介庸夫。結為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況君臣契合。寄同魚水。若君為堯舜。臣為稷契。音泄。稷農官。舜命棄曰。汝后稷。播時百穀。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豈有遇小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當今之功業。誠能博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皇可追而四。三皇。史記謂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也。孔安國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一說謂天皇地皇人皇。未詳孰是。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漢。夫何足數。上聲。

太宗深嘉納之。范氏祖禹曰。昔衛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故失國。奔。且曰。大臣之所任者大。小臣之所任者小。而以小謀大。以遠謀近。此人君偏聽之蔽。鮮有不敗事者也。唐太宗深知此弊。故論聽納任用之要。人君必先知此。然後能任君子。去小人。納忠諫。察奸言。以太宗之詳聽。至於聽言任用之間。數領宗之。鄭公之聰明。惟其道學之淺。至於左挈右提。則移於小人。惑於奸言。多於此徵最。於貞觀之初。有功矣。

愚按。太宗於是臨御久矣。魏徵竭誠進諫。惓惓至此。疏復以君臣同心一體。愛君譬而曲陳之。甚若致戒於庸主之前。其終之曰。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夏殷周漢。夫何足數。上下同心。其在是也。魏徵之言。君臣同心。其在是也。而其要之上。始而克艱之一言。君臣同心。其在是也。而其要之上。始而克艱之一言。君臣同心。其在是也。而其要之上。始而克艱之一

所謂責難於君者歟。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特進魏徵曰。朕克己為政。仰企前烈。至於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常以為稱首。朕皆庶幾自勉。（幾。平聲。）人苦不能自見。不知朕之所行。何等優劣。徵對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則內平禍亂。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諸黎元。各有生業。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與仁。願陛下自彊不息。必可致也。

愚按。太宗以德仁功利歧而言之。而魏徵之對。亦未得為知言也。蓋德仁。本也。功利。用也。有德與仁。則功利在其中。所謂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外仁德則功利。則非聖賢所謂功利矣。

昔孟子告梁惠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正以仁義乃所以利之。言仁義而利在其中也。積德累仁。則豐功厚利之能爾。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草創之主。至于子孫多亂。何也。司空房玄齡曰。此為幼主生長深宮。（長。音掌。）少居富貴。（少。去聲。）未嘗識人間情偽。理國安危。所以為政多亂。太宗曰。公意推過於主。朕則歸咎於臣。夫功臣子弟。（夫。音扶。）多無才行。（去聲。）藉祖父資蔭。遂處大官。（處。上聲。）德義不修。奢縱是好。（去聲。）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顛而不扶。豈能無亂。隋煬帝錄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於高位。不思報效。翻行弒逆。（化及。隋相宇文述之子。為右屯

衛將軍。武德初。弒煬帝於江都。立秦王浩。復殺浩。自立。稱許帝。二年。竇建德破化及於聊城。殺之。此非臣下之過與。朕發此言。欲公等戒勗子弟。使無僭過。即家國之慶也。太宗又曰。化及與玄感。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孫皆反。其故何也。玄感。隋相楊素之子。為大將。大業九年。起兵黎陽。圍東都。隋主命宇文述等討之。遂敗死。荷。去聲。荷恩。玄感化及之徒。並小人也。古人所以貴君子而賤小人。太宗曰。然。

愚按。古者諸侯有世封。公卿大夫無世官。何也。蓋諸侯有大臣輔佐。自非甚無道者。皆足繼其先世。公卿大夫一非其人。民有受其害者矣。有周威世。自諸侯入為公卿。必若呂伋召虎而後可也。自兩漢以來。未聞宰相大臣有世官者。自取之耳。太宗深以多亂。玄齡以為幼主生長宮。不識人間情偽。所以多亂。其說是矣。太宗又歸各於功臣之子弟。則愚不知其何說也。今觀太宗之後。近而高宗中宗之昏庸。遠而穆敬懿僖之謬戾。馴致亂亡。咸其自取。豈功臣子弟之罪乎。

擇官第七。凡十一章。

貞觀元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致理之本。惟在於審。量才授職。量。平聲。後同。務省官員。故書稱任官惟賢才。又云官不必備惟其人。商周書之辭。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於畫地作餅不可食也。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詩。小雅小旻之篇。又孔子曰。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切。論語孔子言管仲之

辭。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史記。商君問趙良曰。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此皆載在經典。不能具道。當須更併省官員。使得各當所任。各當之當去聲。則無為而理矣。卿宣詳思此理。量定庶官員位。玄齡等由是所置文武總六百四十員。太宗從之。因謂玄齡曰。自此儻有樂工雜類假使術逾儕輩者。只可特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與夫朝賢君子。夫音扶。比肩而立。比音鼻。同坐而食。遺諸衣冠。以為恥累。良偽切。按通鑑。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吏部劉林甫隨材銓敘。各得其所。時稱之。上謂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併省。留文人二千餘員。其末流之弊。未必非太宗啓之。

武總六百四十三員。百官志曰。太宗省內外官。以此待天下賢材。足矣。

朱氏鼏曰。有事則有職。有職則有官。理也。古人以事任人。事省則職省。故有職而無官。後世以人任官。人增則官增。故有官而無職。有職而無官。非廢事也。或一官而兼數職。有官而無職。非增事也。或一職而任數人。周官雖多。非皆具員也。考之禮。名存而實不備。職具而官不除者尚多。貞觀之制。非甚美矣。然自一品。杜將來哉。其後宰相或至數人。員外官至千人。員外置已見於當時。將何以周之。

愚按。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古之建官簡矣。然九官四岳十二牧。實二十五人。而書稱二十二人。蓋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者也。周禮。畢公以太師兼司馬。蓋書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者也。後世建官既冗。復無攝事。太宗深懲斯弊。省內外官。文武總六百

四十員。自後世觀之。可謂省之極矣。然房玄齡以僕射而無領度支。魏徵以侍中而無東宮官。蓋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者矣。愚嘗論貞觀之善政。當以省官為首。何也。易於選擇。上不至於失人。俸祿易供。下不憂於厚斂。權任專。無避事苟免之患。員數不多。無紛更生事之憂。官冗則四者反是。廢後兵部之職。分於三司。監軍偏裨之門多。則私恩無所任。負外之置多。於正員。墨敕斜封數逾千百。而貞觀之天下。猶貞觀之天下。夫後世之官。切謂其大要有二。一曰息奔競之風。盛。則負多而闕少。官不得以不增。施。官不得以不增也。譬偉之門多。則私恩無所施。於貞觀之治者。蓋亦反其本而已。斯二者。省官之本也。有志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助朕憂勞。廣開耳目。求訪賢哲。比聞公等聽受辭訟。日有數百。此則讀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賢哉。因敕尚書省。唐制。尚書謂之都省。置令一人。典領百官。貞觀中。以太宗曾為之。故缺而不置。其次左右僕射各一人。左右丞各一人。其屬有六部。庶務皆會決焉。凡符移關牒。必遣於都省。乃下。天下大事不決者。皆上都省。細碎務。皆付左右丞。唐制。掌辨六官之儀。糾正省內。勑御史舉不當者。吏戶禮三部。左馮翊。兵刑工三部。右馮翊。惟寬滯大事。合聞奏者。

關於僕射。

范氏祖禹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親細務。可謂能任以其職矣。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此相之職也。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胡氏寅曰。宰相受詞。既非古制。然當之者未有以為不可。雖賢如房杜。亦且行之。何也。其說有五。無經濟之略。姑以是為勤於所職者。一也。人君明察。則不敢當權。而以吏事自為者。二也。才用粗淺。熟

於有司之務。蹐蹐其任。益以勉勉者。三也。上不知治本。而責成叢脞。因以奉承之者。四也。實侵大權。故治文案以助其君。君者。五也。若誠知宰相職分。必不肯然矣。房杜之才。非能賢於太宗。故太宗如是而止。固不能為太甲高宗成王之事也。

唐氏仲友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蓋其位愈尊。其事愈要。其任愈逸。其位愈卑。其事愈詳。其任愈勞。太宗以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當矣。責宰相以廣耳目訪賢才。亦當矣。雖然。廣耳目。訪賢才。坐論大事。在房杜任之。尚恐未能無愧古之屬。可乎。是知宰相之職。而未得擇宰相之道也。

愚按。人主之要道。在論一相。一相之職。在任百官。此君相之職。非為相之體。然大臣慮四方。豈惟高虛拱揖以自居哉。畢公周之元老。昔子陳平不答錢穀決獄之問。而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此言固大矣。然大臣也。克勤小物。猶亮四世。小物非細務乎。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間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唐制。都督掌督諸州兵馬甲械城隍鎮戍糧廩。刺史見前篇註。堪養百姓以否。故於屏風上錄其姓名。坐臥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於名下。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輩實理亂所繫。尤須得人。

愚按。自秦罷侯置守之後。郡守古諸侯。其關繫民生。至不輕也。漢宣帝謂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蓋以其親民之官。而百姓之所賴。萬民之所命。二公之所當參聽者也。此皆裁成輔相以左右生民者。而曰宰相不當知。則所職者何事耶。太宗救宰相勿親細務。特不可下行有同匕首。

千石。太宗謂治民之本在刺史。斯言也。真知本者矣。然宣帝以刑名繩下。故當時固多循吏。而未免有酷吏。太宗英明仁恕。故當時居多循吏。而無酷吏。此又二帝之優劣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右僕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比音鼻。命卿舉賢。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卿宜分朕憂勞。卿既不言。朕將安寄。對曰。臣愚豈敢不盡情。但今未見有奇才異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於當時。不借才於異代。豈得待夢傅說。音悅。傅說。商賢相也。武丁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乃使營求之野。得說於巖中。立為相。虎非羆。霸王之輔。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俱歸。立為師。然後為政乎。且

何代無賢。但患遺而不知耳。德彝慙懇。赧奴版切。愧態。而退。薦達人才。固非細事。天下之大。群任之衆。可容一日乏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不能。器而使之。衆職舉矣。豈有人主責其舉賢已未推薦。但言無奇才異能。上欲欺主之明。下欲蔽天下之善。此真姦人也。蓋姦人不樂進賢。其情有三。保位固寵。常懼失之。以賢者既用。必建立功業。掩己之名。見己之過。名滅過露。則位不能保。寵不能固。其情一也。姦人立私。必人附己。乃引之。賢者不附己而引之。則進退以道。不肯趨附。姦人以謂不附己而引之。則不知己之恩。不為己之黨。其情二也。姦人心既不公。知人不明。雖遇賢才。不能深識。慮引而進之。或有大過。為己之累。其情三也。封倫之情。正在於此。太宗以前代未常乏人。折之。使慙懼無辭。可謂能照姦人之情。

也。按史傳係元年二月。帝謂封倫曰。大理之職。人命所懸。此官極須妙選。公直。倫未對。帝曰。戴胄忠直。每事用心。即其人也。又謂倫曰云云。

則賢者進矣。

胡氏寅曰。舉賢才而效之君。大臣職也。為大臣而久無所舉。人主詰之。是也。若出此令而委之房杜王魏。非惟丞應侯志。亦必各得其人矣。乃以望於封倫。且取人以身。不誣之理也。倫非賢者。安能知賢。若舉其類集于朝廷。豈非大憂乎。是則非特倫無知人之鑒。而太宗於倫亦初不知其姦邪也。信知人之難哉。

愚按。封倫諂佞人也。其在隋。附麗虞世基。諂順其主。得群臣表疏。則屏而不奏。鞫獄用法。則峻文深刻。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以隆。而孤隋之政日以壞。皆倫所為也。以若所為。烏知所謂舉善薦賢之義哉。其曰未有奇才異能。蓋未有如已者耳。是猶以隋事唐也。太宗雖悔於知人之明。幸不惑其說。然之人也。屏斥有餘地矣。

貞觀三年。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比見吏

部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去聲。後同。數年之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獲善人。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鄉閭。州郡貢之。然後入用。故當時號為多士。今每年選集。選。去聲。後同。向數千人。厚貌飾詞。不可知悉。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銓簡之理。實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將依漢時法。令本州辟召。令。平聲。會功臣等將行世封事遂止。

愚按古者取士之法。鄉論秀升之司徒。司徒升之學。大樂正升之司馬。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未仕之前。凡經四級。已仕之後。又經三級。其詳且重如此。故嘗謂後世取人之道。不能復成周之法。皆苟焉而已。今觀太宗問如何可獲善人。大

我問乎。如晦政當告以成周取士之法。可也。乃以兩漢辟召之事為對。何其陋哉。厥後竟以將行世封不及施行。後世惜焉。然使真能行辟召之法。又豈足以致成周多士之隆乎。

貞觀六年。太宗謂魏徵曰。古人云。王者須為官擇人。為去聲。不可造次即用。造七到切。次。朕今行一事。則為天下所觀。出一言。則為天下所聽。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罪。為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慎擇。徵對曰。知人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去聲。後同。若知其善。然後用之。詄今此人。今。平聲。後同。不能濟

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強幹。為害極多。但亂代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欲進君子退小人。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行者。不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為才。此古人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而辟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故。能於世也。豈宜以天下之才。而專用小人之才與。王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全之人乎。徵未定而可用。退之猶恐其或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進之學駭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代之治也。

愚按。春秋傳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是以才美。無德而言之也。司馬氏曰。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是以才對德而言之也。學者安所折衷哉。愚聞之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程子曰。才稟於氣。氣有清濁。故以為才朱子曰。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則人才固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以事理考之。程子之言即孟子之意也。司馬氏之言蓋亦即程子之意也。然司馬氏之言亂代求才不顧其行。其說范氏譏魏徵不當分別。則將如程子之言何。是也。然謂才行無所分別。則將如程子之言何。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理天下者以人為本。欲令百姓安樂。令。平聲。樂。音洛。惟在刺史縣令。縣令既衆。不可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悉稱聖意。稱。去聲。則陛下可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

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遷擢為將相。並去聲。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漢世郡守曰二千石入為後同。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獨重內臣。外刺史縣令。遂輕其選。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太宗因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簡擇。縣令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按史傳此與諫營造奢侈及論太子諸王定分同一疏。孫氏洙曰。民者國之本也。守令民之本也。古者天子列爵頒祿。非為民下。皆以為民也。故擇其人以付之。假其權以安固之。厚其牧養之。重其任以責之。上之於下之報上一本於民。一本於民。則民重矣。民重則守令重。守令重則天下國家輕矣。於民。則民重矣。民重則守令重。守令重則天下國家輕矣。是輕民也。民輕則天下國家輕矣。郡守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可不慎與。昔漢制。郡吏有治效者。墨書勉勵。增秩賜又出諫大夫補郡吏。

金而不轉遷公卿缺則選其尤異者用之故良史於是為盛知所重也魏晉以下謂居朝者為要職治外者為左遷故吏多貪殘而風俗日壞失所重也唐之失亦然故內職常遷外選常滯然守宰之職識趣各異京官五品以上多人君安能徧識人才委大臣而尤衆近民尤甚尤不可不擇安能皆得縣令之才乎唐氏仲友曰周之意蓋謂察之於已任則民被害不如悉以才德選則所得多矣

胡氏寅曰刺史至謹舉可也縣令卑而尤衆近民尤甚尤不可不擇必欲得人使為縣有政績舉其人可也若屢轉求之則千百賢令亦可致矣人各有才其用不同則植風迹者猶班班可言也

愚按拨聖人以天下為一家朝廷其堂奥州縣其戶庭聖人以天下之輕重之外者也時下之時百拨統九官四岳統十二牧其萬邦咸寧何內外之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故曰內有百拨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外之重輕哉唐有天下於重內之輕外者也時下之時尤重之輕心縣令士多不屑為之夫令親民其言其馬周之言知體要者卿為天下者莫先於謹擇守令太宗以自擇矣然刺史録名屏上著政績善惡可重之舉豈能周知惟當使內外輕重之平均朝堂擇刺史都督刺史都督舉縣令可也

貞觀十一年治書侍御史劉洎以為左右丞宜特加精簡上疏曰臣聞尚書萬機宜為政本伏尋此選授任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左右僕射及六部是為八座漢志曰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淵藪二丞方於管轄二丞左右丞也六典曰掌管轄省事爰至曹郎天帝日掌管轄省事音秀漢明帝上應列宿郎官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稱去聲竊位興譏伏見比來比音鼻後同尚書省詔敕稽停稽音暮文案壅滯臣誠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尚書令及僕射也

于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應。彈。並平聲。）無所迴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為勳親在位。（為。去聲。）器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雖欲自強。先懼詈謗。（詈。音罵。浮薄也。）所以郎中予奪。（予。上聲。）惟事諮稟。尚書依違不能斷決。或糾彈聞奏。故事稽延。案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有司以案成為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為奉公。莫論當否。（便。論。並平聲。當。去聲。）互相姑息。惟事彌縫。且選眾授能。非才莫舉。天工人代。（虞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言人代天理物。官所治皆天事。）焉可妄加。（焉。於虔切。）至於懿戚元勳。但宜優其禮秩。或年高及耄。（音冒。八十九十曰耄。）或積病智昏。既無益於時宜。當置之以閒逸。又妨賢路。殊為不可。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尚書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唐制。副二丞所轄諸司事署錄目。勘稽失。知省內宿直之事。）如並得人。自然綱維備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疏奏。

尋以洎為尚書左丞。

（張氏九成曰。觀洎以章疏白尚書非人之弊。欲擇賢任職。整綱維。振稽滯。此皆詳練治體。深達政本。惜乎忠誠憂國。不密其身。宜來者之戒也。）

愚按唐制。三省尚書省居其首。樞機之要也。尚書令掌典領百官。其屬有六。左右僕射統理六官。為令之貳。皆宰相也。左丞則總吏部戶部禮部。右丞則總兵部刑部工部。其所關繫豈小哉。劉洎以剛直果敢之才。當糾彈舉劾之任。於是而極言委任之弊。其陳精簡之方。可謂知政本矣。太宗即以洎為左丞。可謂知人也已。稱厥職矣。太宗以太宗之器使人才。後之人主所宜為法也。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太平後必有大亂。大亂後必有太平。大亂之後。即是太平之運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公等既不知賢。朕又不可徧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令欲令人自舉。（令平聲。於後同。）事何如。魏徵對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為難。自知誠亦不易。以故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長浇競之風。（長音掌。浇音驍。）不可令其自舉。

愚按。太宗急於得天下之賢。於是有令人自舉之議。魏徵以為知人既難。自知不易。若令自舉。誠為知言也。夫三代盛時。比閭族黨州鄉遞遞而考其德行道藝。實興于王。此所謂鄉舉里選也。世道已降。此制不復。乃曰恐長浇競之風。其自鬻而已矣。非善論也。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為而化矣。故堯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冀巍巍之功。（舜舉八凱使主后土。百揆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內平外成。）周召光煥乎之

美。周公。名旦。武王之弟。召公。名奭。為周太保。二公夾輔成王。然則四岳唐虞官名。掌四岳諸侯之事。或一人而總兼之。九官。舜命禹作司空、稷播百穀、契為司徒、皐陶作士、垂為共工、益掌山澤、龍作納言。是為九官。五臣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謂禹。稷。契。皐陶。伯益也。十亂。周書。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文母。論語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先儒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豈惟生之於曩代。而獨無於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好。並去聲。後同。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大。音扶。孔翠。雀。象。大宛之馬。宛。平聲。大宛。西域國。漢武時李廣利破其國。獲汗血馬以獻。西旅之獒。西旅。西夷國。武王時。貢獒。犬高八尺曰獒。或無足也。或無情也。生於八荒之表。塗遙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重。平聲。言語不通。必重譯而求也。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也。況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而不至哉。臣以為與其為異之為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矣。曾參。字子輿。子騫。姓閔。名損。皆孔子弟子。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論語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與之為忠。則可使同乎龍逢比干矣。龍逢。桀臣。比干。紂臣。皆以忠諫見殺。與之為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莊子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展禽。魯大夫展獲。名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之為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伯夷。叔齊。孤竹國君之二子。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然而今之群臣。罕能貞白卓異者。蓋求之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

有職分。（去聲。）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捨其所短。進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自勵。不勸而自勉矣。故說苑曰。（前漢劉向字子政。楚元王交之後。采傳記行事著說苑二十篇。）人臣之行。（去聲。）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音現。）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數。音朔。）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閒。（去聲。隙也。）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去聲。）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家國昏亂。所爲不諫。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

為樂。音洛。後同。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詖。音跛。藏。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妬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音稅。內離骨肉之親。外搆朝廷之亂。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倿。去聲。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處。上聲。後同。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禮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禮經解篇之辭。然則臣之情偽。知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為善者蒙賞。為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國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何哉。蓋言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好惡。並去聲。後所惡惡之同。所愛雖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此

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罰不可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疎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不尚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暮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為人擇官。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背音佩。遠去聲。）則雖夙夜不怠。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書奏。甚嘉納之。

愚按。大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皐陶為陳九德。曰。載采采。言知人在於以德而驗於行事也。然德雖有九。豈能全哉。魏徵進求賢審官之說。而論是則然矣。然知人者惟在於辨君子小人邪正之分。固難一以某臣某臣律之也。聖良忠智貞直六正之德。雖未必備。未必不兼也。果小人邪人則邪人也。具諂奸讒賊亡國六邪之惡。雖未必備。未必兼也。其曰知人則哲。則明之極矣。君子小人邪正之異。何所逃於哲之中乎。

貞觀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宮。（在長安縣。武德八年置。貞觀十年廢。是年復備方成。）授司農卿（唐制。掌倉儲委積之事。）李緯戶部尚書。房玄齡是時留守京城。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但云李緯大好髭鬚。更無他

語。由是改授洛州刺史。洛州。今河南府路。

愚按。太宗至是已倦于勤矣。玄齡以耆壽俊在厥服矣。翠微宴息。即政授。亦可謂留心治道者也。愚觀自古人君。蓋有聞諫而不能改者。聞諫而能改者。斯為善耳。太宗聞而遽改。追近於聖。詎不信哉。諫。去聲。後同。神通與兵高祖為從兄弟。上言。義旗初起。從高祖平京師。典宿衛。封淮安王。

封建第八。凡二章。

貞觀元年。封中書令房玄齡為邢國公。兵部尚書杜如晦為蔡國公。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為齊國公。並為第一等。食邑實封一千三百戶。皇從父淮安王神通

從。去聲。後同。與。高祖為從兄弟。淮。安王。上言。義旗初起。入鄠南山舉兵應太原。從平京師有功。

今玄齡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

臣率兵先至。隋大業十三年五月。高祖起兵太原。六月。傳檄稱義師。故曰義旗。神通自長安

臣竊不服。太宗曰。國家大事。惟賞與罰。賞當其勞。當。去聲。後同。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咸懼。則知賞罰不可輕行也。今計勳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畫定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功居第一。推。他回切。漢高祖論功行封。群臣爭功不決。帝以蕭何功盛。先封鄸侯。功臣皆曰。何無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居臣等上。何也。帝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得獸耳。功狗也。何之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愛惜。但以不可緣私濫與勳臣同賞矣。由是諸功臣自相謂曰。

陛下以至公賞不私其親。吾屬何可妄訴。初高祖舉宗正籍。弟姪再從三從孩童已上封王者數十人。至是太宗謂群臣曰。自兩漢已降。惟封子及兄弟。其疎遠者。非有大功。如漢之賈澤。漢高祖封從兄弟賈為荊王。從祖昆弟澤為燕王。並為將軍有功。並不得受封。若一切封王多給力役。乃至勞苦萬姓。以養己之親屬。於是宗室先封郡王。其間無功者皆降為縣公。按本紀。降封事。係武德九年十一月。又按膠東郡王道彥傳云。

唐興務廣藩鎮。故從昆弟子自勝衣已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鄧滕。漢賈澤尚不得茅土。所以別親疏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

以養己之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為公。惟有功者不降。故道彥等並降封公。由是言之。其初所封郡王者。後所降皆郡公也。縣字疑衍。

愚按三代有國。大封同姓異姓。親親賢賢。褒表功德。示天下以至公也。豈為一家之私哉。周公至親。太公異姓。皆作大國。以功德也。豈避至親嫌哉。唐封功臣。雖非祚土。而爵踊食邑。禮典說。猶有褒表功德之遺意。至如降封宗族弟姪。隆重。雖以皇父之言。而亦示以賞不可私之以明有功。況足以見至公也。

貞觀十一年。太宗以周封子弟。八百餘年。秦罷諸侯。二世而滅。呂后欲危劉氏。終賴宗室獲安。呂后。名雉。漢高祖后。惠帝母也。惠帝崩。呂后臨朝。欲王諸呂。諸呂擅權。朱虛侯劉章因侍宴以軍法斬諸呂一人。自是諸呂憚之。劉氏益彊。封建親賢。當是子孫長久之道。乃定制。以子

弟荊州都督荊王元景。高祖第六子。安州都督吳王恪。太宗第八子。等二十一人。又以功臣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尚書左僕射宋州刺史房玄齡等一十四人。並為世襲刺史。禮部侍郎尚書之貳。李百藥。字重規。定州人。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貞觀初。拜中書舍人。後遷是職。復授右庶子。卒謚曰康。奏論駁世封事曰。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聞理定之規。以弘長代之業。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昔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後歷二十七主。八百六十七年。過其數也。秦不及期。初秦皇謂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後二世被弒。子嬰降漢。不及期也。存亡之理。在於郡國。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皇王之並建。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背。音倍。商書。傳說告高宗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棄先王之道。剪華特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夫號呼。而七廟隳祀。踣。平聲。禮天子七廟。賈誼曰。斬華為城。因河為津。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萬世之業也。秦皇沒。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臣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玄。冊名帝錄。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啓聖之期。雖魏武撓養之資。曹操。沛人。父嵩為漢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操子丕受漢禪。國踣魏。追踣操為武皇帝。漢高

徒役之賤。漢高祖姓劉名邦字季沛人初為泗上亭長為縣送徒徒皆亡乃縱所送徒徒亡從者十餘人由是起兵。願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推他田切若其獄訟不歸。孟子曰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虞書贊堯之辭謂德之光顯被及于四外也。大舜之上齊七政。虞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謂日月五星也。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焉。以放勳重華之德。放上聲勳與勳同重平聲放勳者總言堯之德重華者總言舜之德史記因以為堯舜之名。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於天時。政或興衰。有關於人事。隆器尚存。斯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周昭王德衰南巡濟于漢人惡之以膠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沒水中。東遷避逼。周平王東遷雒邑以避戎寇。禋祀闕如。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累去聲。暴秦運距閏餘。數終百六。秦世為閏餘百六為周之陽九之阨百六之會謂莽為閏位百六為漢之阨數也。漢王莽傳云餘分閏位八。合為四百八十歲也。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啓誦。啓夏禹之子成王也。誦周武王之子成王也。借使李斯王綰之輩。咸閑四履。履為諸侯而有四方所履踐之界也。將閭子嬰之徒。俱啓千乘。將閭秦公子為二世所殺子嬰始皇之孫趙高立為秦王後為高降漢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

漢高祖應赤帝子之讖。隆準而龍顏。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五服者。甸侯綏要荒也。虞夏制。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曰甸服。甸服外。又各五百里曰侯服。侯服外。又各五百里曰綏服。綏服外。又各五百里曰要服。要服外。又各五百里曰荒服。周制乃分其五服為九。見周禮。王畿千里之間。俱為采地。周制。天子畿內之地方千里。詩邶畿千里是也。采地者。天子之卿大夫邑地也。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易大傳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此言雖虞夏之時。又古之法也。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虞書曰。象以典刑。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劉。漢之姓。曹。魏之姓。言漢魏之時。又世之法。豈可以帝而為治也。紀綱弛紊。斷可知焉。鑿船求劒。未見其可。鑿。音昨。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其劒自舟中墜於水。遂刻其舟曰。是吾劒所從水也。舟已行而劒不行。若此求劒而不行。不惑乎。膠柱成文。彌多所惑。揚子曰。以往聖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左傳。宣公三年。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享之。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藩維之援。漢高祖初至亳。白馬素車。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頸以組。項羽。秦相趙高弒二世。欲篡位。帝相既立。后羿有窮氏篡位。帝相徙商丘。羿躬于自立為帝。因羿之室生子。曰王章。王霸上。使人約降秦。王子嬰繫。而降。不悟夷之釁。夏帝相。

之酷。周幽王嬖褒姒。而黜太子。申侯怒。與繒及犬戎殺王驪山下。此乃欽明昏亂。自華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音餅。詩曰。价人維藩。大邦維屏。化為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陵弱。衆暴寡。疆埸彼此。干戈侵伐。狐貍之役。女子盡髮。莊華切。髮。麻髮合結也。左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滅紀救鄫。侵邾。敗于狐貍。國人逆喪者皆髮。魯於是乎髮。禮記曰。魯婦人髮而弔。崤陵之師。公羊傳。僖公二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匹馬隻輪無反者。斯蓋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上平聲。下上聲。陸士衡名機。晉吳郡人。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著五等諸侯論。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嗣王。謂周惠王。棄國出奔也。凶族。謂王子頹王子帶王子朝也。據天邑。謂三王子擾國僭位也。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治之寄。剌舉分竹。何世無人。漢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乃聽受之。以代古之圭璋。分竹。亦其義也。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前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政化大行。嘉禾生。鳳凰集。後漢秦彭為潁川太守。有甘露嘉禾鳳麟之瑞。民稱父母。讀曰甫。牡。前漢邵信臣為河南太守。視民如子。鴈日邵父。後漢杜詩為南陽太守。為政清平。民為之語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政比神明。後漢孟嘗為合浦太守。郡產珠。先貪珠徙交趾。人物無資。嘗至。革前弊。去珠復還。百姓反業。謂為神明。樂音洛。後同。曹元首魏人。上六代論。感悟曹爽。方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以為侯伯。則同其安危。徒之牧

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搖虐。代益驕侈。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落。陳靈則君臣悖禮。共褫徵舒。（徵。平聲。左傳。宣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十年。公與二人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而殺之。二子奔楚。徵舒。夏姬之子也。）衛宣則父干聚麀。（麀。音幽。牝鹿也。聚麀。謂無禮也。衛宣公納子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憩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逃。壽竊其節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哀之。作二子乘舟之詩。壽朔。當作伋壽。）終治。豈若是乎。（為去聲。後同。）乃云為已思內外群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歷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後漢。楊秉為豫章太守。清儉。計日受祿。餘俸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後漢。何並為潁川大守。每之官。妻子不入官舍。）班條之貴。食不舉火。（後漢。左雄為冀州刺史。在任不舉煙火。常食乾飯。）剖符之重。居惟飲水。（晉鄧攸為吳郡太守。載米居官。惟飲吳水而已。）南陽太守。弊布裹身。（後漢。羊續為南陽太守。常敝衣薄食。妻子資藏。布衾敝祇裯而已。）萊蕪縣長。凝塵生甑。（長。音掌。後漢。范丹為萊蕪縣令。家貧。里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專云為利。圖物。何其奕歟。總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弒君。亂常干紀。春

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春秋始魯隱公元年。終哀公二百四十二年。凡二百四十二年。言大數也。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睢。音綏。左傳。僖公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睢。水名。此水受汴入泗。有妖神。東夷祀之。鄫子。小國之君。乃殺而祭之。非禮也。魯道有蕩。每等衰衆之會。魯道。詩載驅篇之辭。按春秋。魯莊公夫人姜氏。會齊侯者凡六。故齊人作是詩以刺文姜來會齊襄公也。縱使西漢哀平之際。前漢都長安。故曰西漢。哀帝名欣。定陶恭王之子。平帝名衎。山。孝王之子。皆元帝之庶孫。東洛桓靈之時。後漢都洛陽。故曰東洛。桓帝。名志。章帝曾孫。靈帝。名宏。章帝玄孫。下吏搖暴。必不至此。為政之理。後同。可以一言蔽焉。伏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啓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祲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施。平聲。妙萬物而為言。獨照神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飭華既往。至公之道斯乖。況晉氏失馭。寓縣崩離。晉司馬氏初受魏禪。後遜于宋。後魏乘時。華夷雜處。乘。平聲。後魏拓拔氏本北狄種。改姓元氏。重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重。平聲。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為狙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長。音掌。開皇在運。開皇。隋文帝年號。因藉外家。驅御群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明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人不見德。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及大業嗣立。大業。煬帝年號。世道交喪。一人一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

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曆。情深致理。綜覈前王。雖至道無名。言象所紀。略陳梗槩。實所庶幾。幸賚愛敬烝烝。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虞書稱舜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訪安內豎。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禮記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曰安。文王乃喜。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饍。每憲司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舉。以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讞。音礙。議也。說苑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之民。各自以其心為痛之。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鄙訥。無棄芻蕘。帝堯之求諫也。訥。當作陋。廣書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弘奬名教。勸勵學徒。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也。相。去聲。論語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群臣以宮中暑濕。寢饍或乖。請移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十家之產。竟抑子來之願。不忝陰陽之感。以安卑陋之居。頃歲霜儉。普天饑饉。喪亂甫爾。倉廩空虛。聖情矜愍。勤加賑恤。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惟藜藿。衣無文綵。徹簨簴。上音筍。下音巨。縣鐘鼓之拊也。皆以木為之。橫曰簨。縱曰簴。言必悽動。貌成癯瘠。公旦喜於重譯。重。平聲。旦。周公名。史記曰、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文命於其即敘。文命。史記以為

禹名。夏書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即。就也。言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於西戎也。陛下每見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悉井切。凝神動慮。恐妄勞中國。以求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志絶遊幸。每旦視朝。音潮。聽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論。平聲。備盡肝膈。惟及政事。更無異辭。繞日昃。必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閒。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閒以玄言。閒。去聲。乙夜忘疲。太宗嘗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讀書。何以為人君。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来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暮月之間。彌綸天壤。而

渾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久難以卒變。卒。音猝。請待斷雕成器。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易豐卦彖傳之辭。美哉斯言也。

中書舍人馬周又上疏曰。伏見詔書。令宗室勳賢。令。平聲。作鎮藩部。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緒裔承守。與國無疆。可使世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堯之子曰丹朱。舜之子曰商均。皆不肖。況下此以還。而欲以父取兒。恐失之遠矣。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逸。則兆庶

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政欲絶之也。則子文之理猶在。子文。楚令尹。姓鬬名穀於菟。其孫克黃使齊復命。自拘於司寇。王思子文之治。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官。政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黶音黯。欒。姓。黶。名。晉大夫武子之子也。晉士鞅曰。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黶死。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後盈見逐。盈黶之子也。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見。音現。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嚮之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古者天子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取其方面。苴以白茅。授之。使立社於其國。疇其戶邑。必有材行。去聲。隨器方授。則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良偽切。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由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宜。使夫音扶。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太宗並嘉納其言。於是竟罷子弟及功臣世襲刺史。按通鑑。貞觀五年上令群臣議封建。魏徵以為若封建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鬬戰。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幾外若盡封國邑。經費頓闕。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云。顏師古過大。閭以州縣雜錯而居。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閭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為置官寮。皆首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福。朝貢禮儀。具為條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十三年二月。于志寧云。十一月。詔宗室勳賢作鎮藩部。云云。十三年二月。于志寧云。十一月。詔宗室勳賢作鎮藩部。云云。上令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上疏云。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上表固讓。稱承恩以來。形影相弔。若履春冰。宗室憂慶。如寘湯火。緬惟三代封建。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己出。兩漢罷侯。蠲除繁弊。深協事宜。今因臣等復有變更。恐紊聖朝綱紀。抵冒邦憲。自取誅夷。更因延世之賞。致成勦絶之禍。良可哀愍。願停渙汗之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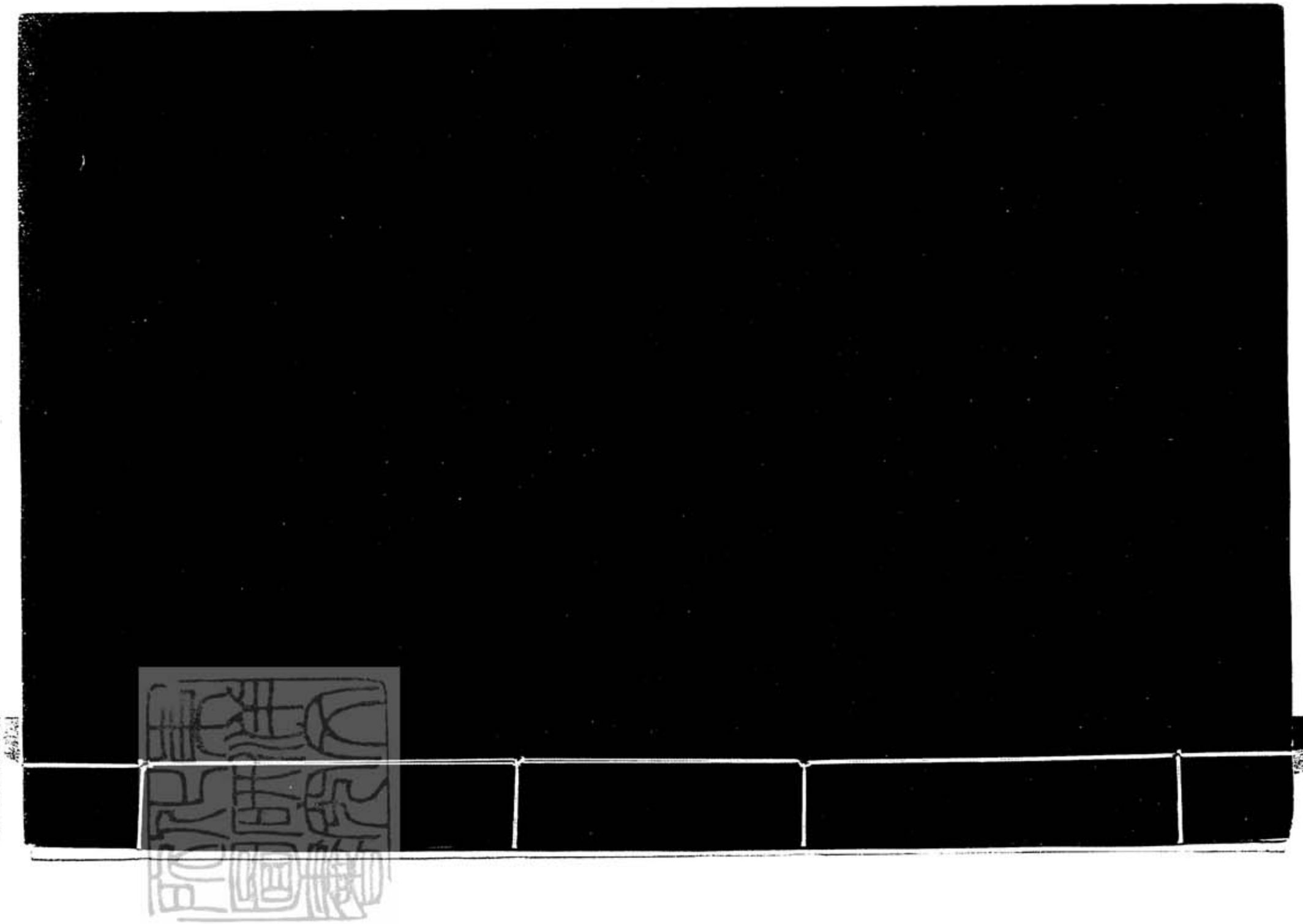
賜其性命之理。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於上。且言臣嘗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寧一。忝何棄之外州。與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之遷徙。何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等世世封建之。始以見唐世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既衰弱。不得不廢也。周室自古以來有宗元有聖人有言曰。封建者固非聖人之意。勢也。勢之所趨。雖聖人不能易也。嗚呼。豈其然乎。誠使上古諸侯有不王者。親親而尊賢。今猶法三代共治天下。其本於此。天道之公也。郡縣以私天下。一人欲之。私也。魏徵。蓋未嘗詳考古制。歯亦謂封建不可行。始皇不封足以與法三代之治。利天下之公也。郡縣以其奉養一人。而近世蘇范二人欲之。私也。柳宗元之論。聖人不得已而存之。則唐虞之際。洪水懷襄。民害已為。聖人不能定。武王周公誅紂伐奄。滅國五十。皆天下大變也。此數聖人不能因時之變。更立制度以為郡縣。乃畫壞裂土。脩明矣。甸之法。何哉。

柳宗元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誠使上古諸侯有不王者。可用於今。猶今之務德法不封建。而不宜。以為世大順以次一之人。三代害一封國。後也。然則郡縣如之。時也。何記曰。禮。時為大。是以聖人作。而封建之國繼之。弱則必至於僭亂。或賢於其肖。而必使世封之。此後世之弊也。不足以為郡縣。亦足以為封建。乃足以致太平而設官分職。以太樂宗民。嘗極讚之周官。慨然辨嘆曰。正位體國。不經野。

胡氏寅曰。柳宗元之論。聖人不能易也。勢也。誠使上古諸侯有不王者。可用於今。猶今之務德法不封建。而不宜。以為世大順以次一之人。三代害一封國。後也。然則郡縣如之。時也。何記曰。禮。時為大。是以聖人作。而封建之國繼之。弱則必至於僭亂。或賢於其肖。而必使世封之。此後世之弊也。不足以為郡縣。亦足以為封建。乃足以為咸哉。

李氏光地

五伯雖彊大猶且攘夷狄以尊戴天下之共主凡一
若此類雖彊大猶且攘夷狄以尊戴天下之共主凡一
二覆也欲舉封建而廢之宗元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諸侯以伐商及成功之後變易姑息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衆力故不敢取之公庸之主之大者所行公天下而謂湯武為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天下乎聖王無公心秦無私何忠也謂秦一無私何飛廉惡來為盜跖之事也謂聖人有意以封建自私伯夷為仁義而餓死首陽之下是不公天下

本而用古先哲王治天下之具宜論致然固難也豈封建之失哉愚不揆妄謂柳宗元過不謂封建非聖人之意謂公天下而自秦以季世此誠之為弊非封建之為害也後世則不然為說亦未敢為信若胡氏以井封為周建田井封為朝夕於行黃於井之法而守之帝晝墮分州綿歷幾代大備於周豈井封一田一民名非田者昧盡去之古建取之古建之為民一田可於行之古建之為民一田可於行之古建之為民一田可於行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